

历史钩沉

票证盈市那些年

□舒志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桥沙滩街粮站和城里厢资福庙粮站经常上演这样一幕:每逢周末或月末,粮站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孩子是队伍的主力军,快排到时,家里的大人就会揣着粮证、粮票、钞票,拎着米袋匆匆赶来,不错眼地看着秤杆的准星,小心翼翼地扎紧口袋,匆匆回家给一家老小改善生活。

在实行计划经济年代里,奉化与全国各地一样生产物资紧缺,生活用品供应紧张,吃、穿、用,什么都离不开票证,五花八门的票证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粮票、肉票、布票、盐票、油票、糖票、蛋票等等票证就如第二货币流通在那个年代,许多生活必需品需持“人民币+票证”共同使用才能买到。那时的“票证”对每个家庭

来说,是生活中的命根子。没有这些票证,就买不了生活必需品,就无法维持日常生活。这种唯凭票的购物方式在一辈人心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

民以食为天,粮票理所当然地成为各种票证的“老大哥”,因此许多票证中也数粮票最珍贵,凭粮票可买到国家牌价粮食。我清楚地记得,粮票有“定额粮票”“周转粮票”和“流动粮票”之分。“流动粮票”中又有“全国粮票”“浙江粮票”和“本地粮票”之分。大人如果去外省出差,从单位打张证明就可以到当地粮站换“全国粮票”,去省内出差,只要单位打张证明就可到当地调换“浙江粮票”。农业户口的人如果要跨地区打工、读书或出差,则要到当地粮食管理部门打“搭伙证”。那时“全国粮票”最吃香,其次是“浙江粮票”,“搭伙证”最低廉。在被人们称

为“饿得慌”的那几年,城镇居民按年龄大小每月只定额18至25市斤,加之油气少、底子亏,一般每户人家吃不到20天就会断粮。稍有钱的人家就买议价粮、黑市粮或其他杂粮。多数家庭则用番薯、土豆、草子麦果及糠饼当饭,更困难的还得上山挖树根等,磨粉过滤后做饼充饥。

人们必须的日用票证按户口按人头发放,城镇居民多一点,农民供应数要比居民少。但对侨眷则有所照顾,他们发的是“华侨券”,“华侨券”不仅可优先买到生活必需品,还可到华侨商店买一些高档商品。居民除发生活票证外,还发“购货券”,“购货券”用于买一些布料、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之类的高档商品。我记得买一块上海牌手表大概需要20张“购货券”,买一块瑞士进口手表约需50张“购货券”。我结婚时用的一块上海牌手表、一台三五牌

台钟和一架红灯牌收音机还是托人在上海起早凭票排队长“抢购”的。

改革开放后,虽然由计划经济制度逐步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变,但由于计划经济时代造成的物资紧缺现象还没有很快扭转,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还是要凭票供应,一直到1993年这些票证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人们从此告别了票证所代表的物质匮乏时代,那些曾经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票证也因此成了历史的记忆。

现在,奉化城乡的粮食及生活用品、生产物资供应流通政策放开,超市、商店、广场的货架上货物琳琅满目,那些生活必需品早已不再紧张,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一切应有尽有。年轻人对那些票证,也大多没什么印象,但我相信,曾经使用过票证的人们是不会忘记那段岁月的。

生活七彩

□郭烈成

小时候,我在老家南渡乡名山后村生活过几年,夏日傍晚放学,总喜欢顺便捡些田螺回家。田螺在当时农村的沟渠及水稻田里,都有它的身影。它自古就是农民餐桌上的一道家常菜,满足了许多劳苦大众的胃。

“天亮天亮,田螺将张;昼过头,田螺藏过;点心时田螺在脚孔潭;傍晚时田螺会摆摊。”这一当时盛传的谚语,正好被当时读小学的我应用着,于是每天放学后都会利用傍晚田螺浮在泥水里最佳时间,赤着足到田间沟渠里捡田螺玩。对此不仅孩子喜欢,回来时候还有碗下饭菜

带回家,自然也会得到父母的称赞叫好。捡来的田螺较多,当天吃不完时,母亲会先找个有青石板的河埠头搓洗一下,把附着在壳上的脏东西洗掉,然后养在清水里,待第二天就可再吃。我家吃田螺一般用咸菜汁煮,吃起来正合我的胃口,颇感其味鲜美。

捡来的田螺除了吃,老一辈人还喜欢养在水缸里。那时候的天水,是供一家老小吃的,听大人们说,养它的好处,就是能把缸底沉积的泥土通通吃掉。

如今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这一切仍会引起我的深切怀念。

捡田螺之忆

普陀莲花岛

李美杰画



EYE 爱尔讲堂

奉邑风情

古乡贤文化厚植的山岭村

□沈永明

它不是溪岸人家,柔情如水,也并非林间村落,风景如画,却有着丰富的古乡贤文化。翻开一本本史志,犹如打开了一幅幅历史画卷,一个个贤达之士的千年往事瞬间就鲜活起来。

隶属于锦屏街道的千年古村山岭由前山岭和后山岭组成,全村仅有134户计355名常住居民,论规模只能算是个“袖珍”小村。但开启尘封的历史扉页,你就会发现以蒋为主姓的小小山岭村在宋明时耕读崇文蔚然成风,蒋氏族人先后出过10多位进士及众多饱学人士,令人肃然起敬。

五代年间,天台有位姓蒋名光字延恭的人士,因避战乱,来到明州(今宁波),定居在城南采莲桥蒋家带。蒋光的次子蒋宗霸,字必大,号摩诃,出生于后汉乾祐元年(948)。曾任明州评事,因“评议”不当而罢官,遂迁居奉化离孝乡应家山(今锦屏街道山岭村),即为山岭村蒋姓始迁祖。蒋宗霸定居山岭村后笃信佛学,不久便与附近岳林寺“怪僧”布袋和尚相识并郊游。蒋宗霸见布袋和尚谈吐睿智,便拜其为师,随之云游三年,时人称摩诃居士,或称蒋摩诃。布袋和尚圆寂后,蒋宗霸专门为他造了一个“精舍”,取名“奉师塔”,作为纪念和奉祀,还作诗《颂布袋和尚》。蒋宗霸晚年于鄞县天童小盘山建弥陀寺,庆历四年(1044)寿终正寝,葬于该地,享年96岁。

据史料记载,蒋宗霸后裔人才辈出,蒋侃,蒋宗霸之子,一生育有四子,除了长子蒋浚明在山岭村生齿繁盛外,其他三子均分别迁居蒋家池头、长岭、葛岙等地。蒋侃于熙宁六年(1073)封大理寺评事,淳熙十四年(1187)赐进士。他生性慷慨好义,功德及世,士民多沐其惠兼其才力。其长子蒋浚明任宣和(1119-1125)学士,大理评事,迁尚书金部员外郎等职,身后赠金紫光禄大夫。蒋浚明育有八子,均颇有建树。长子蒋珪,性资聪颖,才思敏捷,过目不忘,爱读书,尤长于诗律,试魁仕国学录国谕,有诗稿号《南圆》,杂著《三山》,让人敬仰,以为有苏湖之风;次子蒋璿,累官至正四品的中奉大夫;季子蒋琬,历任长安、咸阳、高陵诸邑令,官至三品宣文大夫。蒋岷乃蒋琬之曾孙,庆元二年(1196)邹应龙榜进士,历官至刑部尚书以宝章阁学士,奉玉隆宫致仕。

纵观山岭村蒋氏,代有英才辈出,且个个清政廉洁,传承着蒋氏为官应为国为民、秉持正义的理念。从山岭村走出去的蒋氏贤达致仕后大多积德行善,不图一己私利。随着年代更替,山岭村的部分后裔陆续外迁,但移居他乡的蒋氏族人依然情系本土,心系血脉。

至今,蒋氏后裔依然对先祖摩诃太公崇敬有加。当年摩诃太公在后山岭所建的摩诃殿被修葺一新,并改名为摩诃寺。寺内至今还保留着原迹佛面柱、荷花石板等古物。据寺中居士介绍,蒋介石在离开大陆前夕也来过摩诃殿,作最后的拜别。

致马头村的『将军』们

从这里出发之后
你们就再也没有回来
只有孤独陪着你们
只有乡愁伴着你们
家乡的青山在把你们凝望,
望成了如今的『水墨马头』

望一眼这里的古井
那里有一代代人的身影
望一眼这里的古井
那里有教授们童年的笑声
望一眼这里的古井
那里有蓝天,也有鸟鸣
啊,马头村的古井
源头就是乡亲们纯洁的心灵

马头村的古井

这里不是我的家乡
却与家乡一样亲切与宁静

让我留在马头村

(外两首)

汪知羞
烽火台、矿洞、大元房
义门堂、颂三坟园……
就像磁石把我紧紧吸引
象山港的阵阵海风
吹绿了鹄聚居的山峰
这里的众多古宅
见证了千年岁月的沧桑
让我留在马头村吧
这里不是我的家乡
却与家乡一样亲切与宁静

似火晚霞

□楼建华

人人都追求幸福,可幸福没有一定标准,在物质条件基本无忧的今天,幸福是精神层面上的感悟。我认为首先要忆苦思甜,这个陈词并未过时,先嚼小糖后吃苹果,再甜的苹果也无甜味。多想想昔日的苦日子,能常体味今天的好生活。上世纪60年代,能穿上一双尼龙袜,戴上一块破

感悟幸福 做快乐老人

手表,有一辆旧自行车,那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事;吃上一顿白米饭,简直胜过豪华酒店的盛宴,这是我们亲身的经历。所以常想过去的苦难,幸福感就会常驻心头。其次要控制欲望。俗话说:“天高不算高,人心比天高。”“有了千铢想万铢,做了皇帝想神仙。”可是欲望越高,幸福感就越低,“人比人去死,货比货得扔”就是这个意思,其实钱多钱少够用

就好;房大房小能住就好,不攀比,过好自己那份安稳日子,那么幸福感会长伴你的身边。

最重要的是,要体味身边不期而遇的“小幸福”。年年春夏秋冬,天天日出日落,平常人总是过平常的日子,但“小幸福”却不期而遇,只要用心捕捉细体味,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远方亲人的问安电话,啾啾学语的曾孙辈开口叫的一声阿

公,甚至雨霁清晨展现一缕灿烂的阳光……这都是身边的“小幸福”,只要长存感恩之心,幸福就会在心里生根开花。

诚然人生总会遇到各种不如意的事,甚至厄运和苦难,我们要运用大智慧,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心态,尽力向积极的方面去转化,化苦为乐,化祸为福。总之,人生苦短,追求幸福快乐是我们老年人的最大愿望。